

報嗎？那廟後的清溪，竹林就同從前發警報的地方一樣。」他深情的向她說着。

從此一向的平靜恬適，決然拋開她了。一個新的世界在眼前展開。她輕舒羽翼將在夢的國土裡遨遊。她多甜蜜啊，現實，變得那樣不值價，常常忘記自己要做什麼。洗臉，拿起毛巾，呆呆地看着窗外，那些綠樹，輕輕訴說一個秘密，樹葉隙中完是他溫柔的眼波。進餐，捧起碗，半響不知下箸，想起他一句風趣的話，只管向着菜碗微笑。

貝莉照樣過着尋常，刻板的日子。照顧着兒女上學，丈夫辦公。臉上不流露一點表情，近幾天心頭却似滾水似的沸騰，一股興奮的情緒在不斷地往上突擊。她不慣於做鬼鬼祟祟的事，此事在她良心上，成立好多詭辯，她雖不承認是不軌的行動，這究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她細心的顧慮着，隱隱的恐懼暗伏，好比要去做一件冒險的壯舉。

約定的日子越近，心理的不寧也達到了最高潮。在她這一天反成了一個難挨的日子了，前面有等待着驚險時刻。本來時間混起來很快的，今天可特別的慢。她不明白為什麼這樣的慌亂，如坐針氈似的不安。

昨夜，通宵恍惚，一夜沒睡穩，使她臉色憔悴，起身却比平時加倍的早。到理髮店化了二小時洗頭。今天是週末，理髮店人太多了，不得不空坐着等。註定了今天等等，等時間流去。午餐，她嚙不下，只覺得口頭乾渴，思緒太擁擠了，

擁塞住喉頭，心胸，她再不需要食物。

飯後，她對鏡着意的修飾起來，渾身肌肉緊張，照在鏡子裡，臉色顯得不自在而難看。她背着身子，故意懶洋洋的對丈夫說：

「下午我想上街去走走，在家悶得慌，順便買點東西。」對方毫不在意的「哦」了一聲，拿起帽子上班去了。

她坐上了公共汽車，心理上像火箭射向月球。目的地到了。遠遠看見這座廟宇，飛簷畫棟，屋脊上雕滿了翠玉的蟠龍，不啻是人間仙宮。她跑進來，出乎意外的寂無人影，不免有點失望。但這裡寂靜，陰涼，散發出淡淡的幽香，使她定下心來，坐到門口的石凳歇下。猛不防的，抬起頭來，門邊高大的塑像嚇了她一跳。他手執一根長杵，怒目而視，彷彿呵斥她做錯了什麼事。

真的，「她做錯了什麼事？」她心底有些惴惴然，決意再不往後看一眼。

手腕上的錶，秒針一點一點的移動，時間沉重的脚步又慢又穩踩得好焦急。她相信：「他是有信用的人，決不會爛開支票。」

一班車又到站了，傾吐出許許多多行色匆匆的人。到底有一個人往這邊來了，手上捧了些東西，越走越近，竟是個女人。她未待細看，對方早嚷了起來！

「喂，周太太，你在此幹嗎？」這是著名的長舌婦，她們的芳鄰陳太太。

「我來附近看個朋友，順便跑來這兒玩玩。」她輕描淡寫的扯了個謊。暗慶慶幸不已，好危險，幸而他沒來。如果，「兩個」給碰見，讓她拾到話柄，以後飛短流長，豈不毀了？

「你曉得我來幹什麼的？」陳太太揚起手上的一捧鮮花，一盒香，不容對方答腔，竟自說下去：

「這是秘密，你別告訴人呀！人家都說這觀世音菩薩靈，我想求求，生個兒子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們那死鬼，已露了口風，沒兒子，遲早總要娶人的。唉，那有你們家的福氣，有兒有女的，夫妻感情又好，你也賢德……」

她無心再待下去了，急於要抽身逃走。她微笑着敷衍說：「你這

樣誠心，大遠的跑來敬菩薩，祝你不久生個胖兒子。我得先走一步了，幼稚園的小毛，快放學了，等我接哩！」她走過門口，不期然的大膽地向守門的金剛注視了一眼，那瞪瞪的雙目，似乎和氣多了，並沒有方才那麼可怕，她安了心，暗笑着自己的神經過。

到得家來，書桌玻璃板上，正躺着一封信，是寫給她和丈夫兩個的。客套而簡短，大意說：「他這次到臺南出差，不意總社要他長駐分社主持，一時不會回臺北了。」這封信早晨就在信箱裡了，只因她今天太慌亂，沒有理會到看信箱。

從未有過的輕鬆，快感，使她呼出長長的一口氣；方才在那金剛門邊，恐懼和焦急交煎了幾小時，她像歷了一次險，結果一點沒礙事。

編者首先要鄭重介紹的是美國比丘蘇曼伽羅法師的「他力的佛教」一文，從這篇文章中，可以看出蘇曼伽羅法師對禪淨兩門深切理解的程度，以一個不懂中國語文的外國比丘，能够瞭解的這麼多，不能不使人感到驚異！蘇法師在文中肯定地說：「禪淨兩宗的方法，的確能實踐真理，勝過了其他的任何方法！」本文承慈悔居士代為譯出，中英文同時發表於本期。

其餘如「佛門之孝」和「人生論」，都發揮的非常透澈，前者文長，分兩期刊載。「寡過未能齊筆記」是作者見聞體驗的記錄，等同「」一文，筆者並不是一個佛教徒，完全根據事實所報導，又是念佛行者當生成就的一確證。

本刊所創辦的「讀者筆談會」，第一次應徵投稿的讀者並不踴躍，第二次的主题是「如何聯繫僑居海外的佛教徒」？歡迎讀者多多發表意見！第一次筆談記錄俟整理後將發表於下期刊，以後每期刊舉行一次，依次發表。

有獎項字遊戲作者續稿未到，以後擬改為有獎「讀刊測驗」。

編者的話

智慧之窗，只要你把它打開來，自然能獲取智慧。「先慈往生紀實」